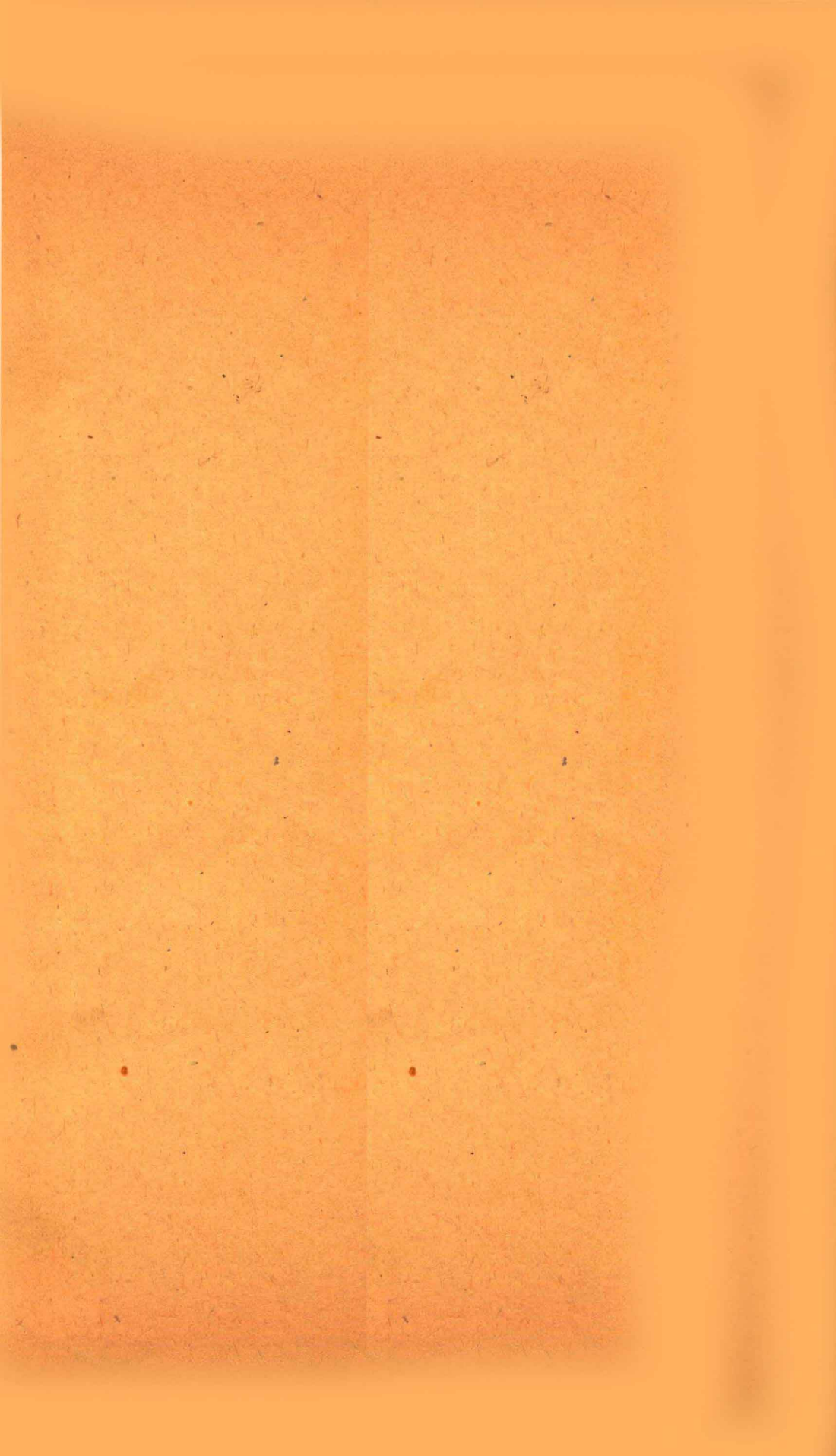


史外

六



史外卷十六

廬州忠義諸公合傳

汪有典曰嗚呼明季寇禍徧天下名都大邑過輒屠陷或一至或再至三至計一邑死者無慮數百萬人然大抵逃生而猝遇寇死或乞殘喘於賊而卒不免死其卓然以忠義自命堅確不移自辦一死非死無以遂志者十無二三焉此二三人者類多以門戶衰落子孫貧賤不能自達於通才大儒以登諸琬琰而又無故知出氣力以表彰則日就澌滅雖精英昭爽飛揚愴悽於酸風苦雨之中不自湮

沒而知而傳之者鮮矣至於不期死而死與乞殘喘而卒不免死者則往往雜出於求金索米之夫揚厲鋪張概與矢天誓日斷脰決胸抗節諸公比烈如野史雜記傳誌碑版不可勝數

本朝列聖特於前明忠義諸人極爲崇獎而珥筆諸公亦悉心甄綜歷百年始有成書可云慎矣吾廬殉難者頗衆而正史不概見鄉大夫盧御史外如程大叅胡編修名僅附見而錢光祿則缺焉未書豈以名掛彈章不無遺議故慎重不以立傳然比之匪人末路蓋愆獲蒙褒錄者不少

知不於光祿斬也蓋兵燹之餘史籍殘燬人往風微無緣以聞則雖嗜奇如子長遊攬遍海宇必有缺如之憾所云附驥尾以顯名者固亦無幾耳嗚呼賢士大夫之抗節猶尙有傳不傳之幸不幸如此況於匹夫編戶之氓乎作廬州忠義諸公傳

盧御史諱謙字吉甫號芳菱廬江人也萬曆甲辰進士任永豐令擢御史巡按真定丁艱歸服除督學順天轉江西左叅政病歸崇禎八年以邑紳在籍城守死於難廬江廬屬邑地彈丸狃於承平素無兵守賊猝至眾欲棄城走公

急止之曰四郊皆賊兵欲何往且走卽遇賊遇賊必死死
無名不如城守城守卽不幸死爲天子捍圍死且不朽眾
踴躍泣數行下曰敬如御史旨公爲人重廉隅謹然諾不
苟訾笑冠履飲食之節始終相較不失毫髮里黨嚴重公
以故無敢違迂者於是率士民子弟登城禦賊罄家財犒
眾不足則典衣銷帶繼之越數日奸人內應城遂陷公馳
歸朝服坐中堂四僕侍側賊至逼公降公大罵曰吾朝廷
大寮肯受辱於鼠狗若輩死亡無日尙敢凌辱官長耶殺
二僕脅公公不顧鎗中左額不爲動右頰受一刃血淋漓

復不動賊攢殺之罵猶不絕郡守童某諱其事欲以病死
聞吾鄉少司馬吳公光義發憤具揭曰盧謙身殞賊鋒謀
以病代無非以縉紳受慘則焚屠之禍益彰去留相形則
守土之責莫謝不有表揚忠魂奚慰事聞詔贈光祿寺卿
程大叅諱楷字畸人合肥人萬曆己丑進士合平湖擢南
禮曹出守東昌遷滇之布政司叅政之任見界石大書萬
里雲南四字念母老淒然泣下曰吾不得爲王尊矣欲投
劾歸會滇賊陸昌文等叛喟然曰王事多難吾不得爲王
陽矣星馳抵任設方畧討平之遂解組歸養壬午張獻忠

寇廬州太守鄭公履祥知公饒方畧以城守屬公公毅然
曰吾事也率衆堵禦甚力賊屢攻不能克解圍去是時寇
盜蜂起中原大亂戶口八九流亡天子猶勤文事督學使
者四出校士冀得人而廬當賊圍旣解之後督學御史適
校士至郡獻忠詞知之則令賊數百人僞挾書囊筆龔儒
衣冠以入漏三下卷甲而趨之城上舉火以應四而環攻
城遂陷道臣蔡如蘅合肥令湯登貴督學徐之坦縋城遁
鄭公死之公奮勇巷戰賊衆大至遂遇害夫人高氏聞變
自縊死史公可法疏聞贈光祿寺卿

胡編修諱守恒字見可號吉雲舒城人崇禎戊辰進士授
湖州司理舉廉吏第一召試平臺改翰林編修晉東宮講
官乞歸養壬午張獻忠寇舒城時縣缺守令公與叅將孔
庭訓同飭備庭訓兵淫掠舒人逐之庭訓怒而降賊教賊
以衝棚穴城城穿數處公督守堙者塞之率眾死守凡七
閱月賊晝夜圍攻射書城上約降公焚諸堞復射書購長
鬚翰林千金或勸之曰公爲賊耳目久矣割鬚易服疾入
都當可免公曰我去顧令舒子弟獨死耶義不可毀形以
偷生吾不爲守益力已而城破賊執公好語之曰汝守土

官耶無自苦公曰普天皆王土人人當守何論官耶大罵
不屈賊以刀剗兩膝攢刺之洞胸死史公疏聞贈詹事府
少詹事諡文節

錢光祿諱策字國獻號靖甫無爲人萬曆辛丑進士任南
刑部主事性亢直遇事風發不避權貴東寧侯焦某子毆
殺奕客李秋反誣以盜諸司畏勢不敢問公按其獄竟置
東寧子於法聲震南中嗣任職方郎中值柄淮漕者汰而
墨藉除闔小功廣通環鎮結朝譽公昌言糾之並二給舍
兩曹郎之附麗者其黨擠公出守貴陽而副總陳某怙兵

爲亂公裁以法收其黨不少貸不悛則抗疏劾之語連撫
軍公聽調回籍副總竟論如律回籍十餘年以勳卿召議
紅丸復忤要人出南岡晉光祿寺少卿復糾寺屬之擅離
職守者侃侃嶽嶽無所阿徇以浙撫推奸樞素不樂公多
方阻抑遂謝政歸壬午寇犯無爲公出方畧禦之賊少却
已而夜襲城破公列炬朝服南面坐開重門待賊賊至
欲降公公張目叱之曰若曹皆朝廷赤子悖亂如是乃欲
降光祿耶今日有死光祿無降光祿吾勢孤力弱不能斷
汝曹頭負明天子聽汝曹斷吾頭可耳賊遂縛執之至金

牛鎮百計欲降公罵益厲賊遂支解之史公聞而歎曰嗟
乎光祿不但生非所願愧彼偷生亦且死得分明死非徒
死疏奏詔贈大理寺卿嗚呼壬午之寇難也賊陷龍舒暨
於郡城無巢六霍諸州邑後先俱失是時史公適撫安廬
聞變爲文以祭死事諸公曰直隸廬州府通判鶴天趙君
興基翰林編修吉雲胡君守恆南京光祿寺卿靖甫錢君
策雲南布政司叅政畸人程君楷原任南京旗手衛總司
趙君之璞廬州衛經歷鄭君元壽崇明把總金君玉度六
安衛指揮喬君允遷千戶張君國政耆民劉鉉等其文曰

奉簡書而治兵者虛擁纛牙遺羞巾幗視秦庭之哭耳如
不聞而援絕力窮城頭慘死乃在郡佐之大夫衛幕之散
員豈不慟哉守土之吏印纍纍綬若若平日苛政如虎不
復以百姓爲心一旦賊薄城下手足無措相與抱頭鼠竄
視民城如敝屣而奮不顧身手刃賊衆正冠危坐誓死不
移乃在鄉士大夫二三烈弁豈不慟哉號爲鄉紳者平日
以海內清流自負論長持短談說忠孝一旦臨難乃束身
就縛長跪乞哀倖全其就木之餘生爲節義名卿之辱而
登陴固守城破之日視死如歸竟在守禮之子衿饑窮之

黎庶豈不慟哉予爲諸公慟士民慟而幾無以自解也爲
之請於朝如趙君之死城頭也或以爲酒醉或以爲踈防
太史胡君勳卿錢君大叅程君總旗趙君等或以爲激變
或以爲死遲予爲之辨雪而凜凜大節乃暴著於天地間
意諸君之死無憾矣如諸生江源洞等耆民劉鉉等死不
一人死不一地卽不能起九原之骨問其各姓要皆攫白
刃而不悔寧玉碎無瓦全以視他人之偷生天地間究與
草木同腐者何啻霄壤然則諸生士民之烈烈而死亦何
憾乎嗚呼同時之殉難者程胡錢三公而外尙有若而人

今皆不可考矣而其見於志乘者若趙之璞金玉度喬允
遷張國正江源洞黃衷赤劉鉉等尙可崖畧舉也

趙公之璞字連城合肥人廬州衛指揮同知分守小東門
五月七日城潰與賊遇四牌樓戰死

金公玉度字冲若合肥人崇禎甲戌武進士體貌雍雍不
類武人守崇明回里寇至協守時雍門率家僮數十人巷
戰力屈死之

喬公允遷廬州六安人世職本衛壬午聞變將出拒賊家
人諫阻叱曰鬼女子何知我家世武功豈憚小醜領步校

趨便儲門擊殺數賊遂遇害

張公國正廬州六安人本衛千戶壬午五月賊襲城與戰
中流矢氣益奮復前死之長子斯美從死

江公源洞廬州六安人諸生好設兵州守偉其才史公按
六亦偉之城陷被擒所識僞將單世勳勸其降餽以溫語
不爲動披髮塗垢穢罵不絕聲賊刳其目截其舌含血噴
賊死

黃公衷赤郡志作中理霍山人諸生奮勇殺賊刀缺復前
遇伏死

劉公鉉郡志作絃廬州六安人弱冠能文美丰姿城陷結
束鮮整挽強弓挾霜刃獨出轉戰賊從旁劈其首幾裂仍
自解尺帛束之躍起砍數賊跌坐石上死次日家人覓得
之左右手握兩刀如植鐵其父呼曰兒賊去矣父在此乃
脫手仆按史公文謂鉉耆民則髦老矣尙有父耶豈別有
一劉鉉而公固絃耶嗚呼趙公之璞等幸賴史公以傳而
公則所謂匹夫編戶之氓亦得託於琬琰固可以無憾而
趙公興基鄭公元壽其里居本末不可考獨姓字尙隱躍
於楮墨間耳然亦足矣其他殉賊難者尙有若朱公應珍

吳外 卷二
蔡公世和吳公士任趙公嗣蕃葛公一本路公寬吳公之
默錢公振綱楊公鴻功等不得邀史公之卹典而掛名於
其間視夫趙鄭二公尤不幸矣可不亟錄歟

朱公應珍合肥人素行不阿壬午城陷罵賊死越三日兩
子入城至演武場遙見一屍動搖若招呼狀趨視之其父
也枕哭殮焉

蔡公世和字強子合肥人諸生鄉賢文毅公悉之孫罵賊
死

吳公士任字顯伯合肥人諸生以忠義自誓挺身力戰被

劊死

趙公嗣蕃字千之合肥人諸生城潰衣冠坐堂上賊強之
跪不屈啗之衣馬不受賊怒執至西門縛於樹罵不絕口
鉗其舌以血噴之死

葛公一本字肖華合肥人諸生家傳孝友三世同居年十
三母李氏病刲股者數次兄亡撫其子及孫與己子無異
壬午寇至南關以身殉焉

路公寬字軼初無爲人少喜兵謀攻擊崇禎間寇氛肆掠
州人羣舉公爲守城長州守請諸憲授把總令統練鄉兵

壬午春賊入州界殺掠徧野公率鄉兵數十人出與賊遇奮力殺賊賊漸衆圍之所率鄉兵奔潰公獨身禦敵殺賊數人力不能支遂爲賊殺同時有王加惠者素以武勇聞亦被殺

吳公之默字師時無爲人少有雋才三副鄉榜晚領歲薦適賊破州城掠其家公抗言拒之賊不忍傷也賊蹂躪學宮整衣冠趨罵之曰賊如何敢犯聖廟獨不畏在天之靈乎賊怒攢殺之

錢公振綱號思軒無爲人諸生壬午賊圍光祿門公持鎗

傷數賊賊蜂擁至公雖罵不絕口而力難敵遂遭亂刃死
楊公鴻功字冲若巢縣人諸生乙亥賊破縣去後入城細
訪忠孝節義闡幽發微錄成一書名曰屬陬錄懼鋒刃者
男婦凡一萬三千餘人義婢罵賊不屈死者皆錄之壬午
城復陷偕兩子寓大力寺賊執見其渠魁公說以天道人
事聲色俱厲將被殺兩子爭以身代皆遇害時傳爲孝烈
凡此皆壬午之殉賊難者而先是乙亥之被賊也白盧御
史而外則又有樊公孔學張公四哲徐公奇陸公合新梅
公國秀若而人焉

樊公孔學合肥人廬州衛百戶乙亥賊圍城公領眾出門
奮擊眾潰被執遙語城上曰賊鏊兕皆紙不足懼但慎防
禦可也賊怒磔其屍

張公四哲合肥人乙亥率弟四美四奇戰城下不勝謂兩
弟曰郡城來日必陷與其被戮辱死不如舉家清白死遂
偕弟及妻女等十五人盡投於井

徐公奇字長卿巢縣人諸生乙亥城破謂妻曰我家世清
白不可辱汝等當自裁親視其妻及女就縊死妹歸寧亦
自刎然後從容畢命

陸公合新字涵臺巢縣舉人乙亥賊陷巢衣冠端坐賊脇
之使跪公曰我十三年孝廉肯爲鼠輩屈膝耶拔劍斬賊
被殺事聞奉勅建坊而同時趙公宏璧字元白張公愈奇
字孟庸葛公遇明字澹如張公拱祿字綏之嚴公成惠字
濟之張公弓字天猶王公善慶字爾餘皆巢縣諸生又彭
公長齡字修祺俱於城陷日罵賊死

梅公國秀廬州六安人諸生乙亥賊至被獲逼之降叱曰
我諸生識義豈從賊乎賊怒刃之至死呼大明太祖高皇
帝不絕口自乙亥以還丙子丁丑庚辰辛巳迄於甲申廬

屬靡歲不被賊慷慨殉難者不可勝數而傳者蓋寡當由
戶亡種絕親知故舊亦復俱盡無有稱道之者故郡志不
得而詳焉是可悲也矣其幸可知者吾得七人於丙子丁
丑曰李公逢期李公逢亨李公天秀於庚辰曰宋公禎武
曰彭公之年辛巳曰沈公志傑其死難時日不可考者一
人曰田公呈芳

李公逢期舒城人兄逢亨子天秀皆以氣勇聞李自成張
獻忠之蹂躪中原也其在江北安廬者以英霍爲窟穴而
舒當孔道數被兵崇禎乙亥正月賊渡河而南由固始薄

霍邱焚壽州屠潁州遂趨鳳陽犯皇陵燒享殿而並及於
廬州郡守吳公太樸堅守城不得下去而攻巢縣無爲舒
城廬江皆破之其攻舒城也縣令章公可試塞三門開西
門誘賊入塹其溝以待賊馬足陷巷戶出長矛刺之而衆
將張公一龍勝之於啞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副將孫應
元勝之於烏沙山斬五十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
竟日追殺七十餘里斬賊五百七十二級公與逢亨天秀
率鄉勇駐天馬山遏賊賊憚之不敢犯去圍桐城走湖湘
是爲丙子十月某日也明年春賊復大至蔓延山谷間公

與賊遇大戰殺數十人賊懼而奔賊旣憚公則相戒以爲
逢期勇士必生致之於是合兵反鬪圍之數重公力不支
被執勸之降不肯曰李逢期天下壯士豈作賊者耶賊怒
殺之逢亨聞公被執曰吾弟也何忍獨生旦日率天秀及
家奴數輩持刀入賊營救公公已死兩人大哭且罵奮勇
殺數賊皆自刎而死

宋公禎武廬州英山縣人庚辰率衆襲賊營慘死當事嘉
其義俾公子宏志入學

沈公志傑無爲人武生辛巳流賊犯境率子可則姪可仕

及鄉兵六十餘人乘夜砍賊營父子叔姪俱罹難

彭公之年廬州霍山縣人歲貢賊攻霍倡義蠲資助兵食每歲終代完窮民逋賦後城陷死之

田公呈芳廬州六安人聞警約村人挈家以避俄賊騎驟至圍數里見一女端好欲掠之公大言此吾女也敢妄覷乎翻手刺女死呼眾急走留一身與賊鬪賊亦驚亂居人四奔竟死鋒鏑然不知何年月矣盧御史程大參胡編修錢光祿皆以宦歸城守殉難若曹縣令之死郎西張縣令之死威遠馬副將之死揚州徐縣丞之死滋陽黃守備之

死湖東雖未與桑梓共存亡然皆廬人皆以官守死王事
所由與廬御史四公先後比烈也因並次焉

曹縣令諱同申字幼伯巢縣人（一作舒城）任湖廣鄖
西知縣鄖經殘破又安插降寇老當當署事者僅於江干
栖泊公集流移修城垣爲固守計忽張獻忠約降寇爲內
應倉卒被執公護印不與死之當事疏請照郝景春例優
恤

張縣令諱宏任字曾士廬江人崇禎舉人授四川威遠縣
甫抵任而賊猝至時城守無具令長子振祚突圍求救親

率士民登陴固守誓以死殉賊百計攻城公堵禦甚力久之援絕餉空賊乘間入被執誘以官公曰我爲國守土牧民今日之事有死而已肯從賊耶賊怒殺之振祚馳見制府泣陳危殆狀甚悉不應振祚憤甚瞋目詬責之曰若欲爲賀蘭進明耶唾其面急躍馬還見父遇害持刀擊賊不勝死時公妻朱氏幼子振祺振祥俱隨任而振祺以試事歸後蜀中道梗音問遂絕歷十餘年振祺辭邱壠就道曰不見吾親誓不返攜一僕間關至保寧僕旋失孤踪彳亍久之知父與兄俱死節而母弟妻子未審存亡道遇川省

藩司亦江南人告以故司憫之薦於撫軍俾署梓潼令亂
定解任由嘉定至峨嵋見開墾籍中有宦籍張振祥名乃
其弟也訪得之於是母弟妻子始相聚同歸故里焉時以
比朱壽昌云

馬副將諱應奎字守卿廬江人以武職從史公征戰有功
屢陞南京大教場坐營叅將加副將乙酉與史公同守揚
州知勢不支預作家書訣父母妻子謂真我何曾死假我
何曾生不愧鬚眉四十年庶以潔吾身城破死之

徐縣丞諱日章無爲人選貢生任山東滋陽縣丞署縣事

崇禎十四年城破死之

黃守備諱克嘉合肥人武榜任湖東守備山賊聚長塘公
兩次討平之福建閩羅宋三家賊烏合萬眾憲檄廣建諸
營合勦公臨陣先登馬蹶遇害將死掀髯語賊曰無令血
染我鬚時甲申七月十九日也先是三月十九日之變有
宜死而不死者有不必死而決於死者宜死而不死者吾
未之深言也不必死而決於死則有如高公翰冲張公宏
化楊公維嶽固宜亟書也

高公翰冲字雲翔合肥人文行素優肄業蜀山僧舍以古

人自命甲申聞變涕泣屢月投繯死

張公宏化字駢公合肥人諸生聞變步入文廟哭拜先聖焚其巾衫語家人曰死期至矣整冠別父而死

楊公維嶽字五奠一字伯峻巢縣人貢生性迂謹好讀書至忠孝大節徃徃三復流涕慕文文山之爲人也畫像祀之都御史史可法巡撫淮揚徒步詣軍門徃謁口畫兵事史公大奇之居無何益急史公拜南兵部尙書傳檄天下捐貲勤王公卽毀家以應已而烈帝凶問至北向號慟屢晝夜廢寢食福玉南渡條列時務十三事上之未幾

大兵破揚州史公死難而南京亦潰公曰國家養士三百
年以身殉國奈何獨一史公於是設史公主祭而哭於庭
家人進粥食麾之去素喜飲至是亦弗御曰踐土而思禹
功食粟而思稷德吾家世食膠庠之澤今值國勢如此飲
食能下咽乎居三日大兵至下令薙髮公不肯人謂曷
避諸公曰避將何之吾死耳其子對之泣公曰小子吾生
平讀書何事苟全倖生吾義不爲今得死所矣小子何泣
作不髡永訣之辭以見志不食七日整衣冠詣先世神主
再拜入寢室遂餓死公於功名唯以義命自安當童試時

見人有減年者鄙之曰欲希進取而先自欺以誑上乎因
密書座右云居家不欺親仕宦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
人幽不欺鬼神何希福報哉學者私謚爲文烈先生

史外卷十六終

史外卷十七

焦中丞傳（附焦源清等）

公諱源溥字逢源又字涵一三原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
知沙河澹二縣擢四川道御史以艱歸天啟四年起江西
道御史羣臣聚訟三案忠奸混淆公投疏曰人情意見或
有異同綱常必無二理請平心以質之光宗爲神宗之元
子爲元子者忠則爲福藩者非忠孝端孝靖爲神宗之后
爲二后者忠則爲鄭貴妃者非忠孝元孝和爲光宗之后
爲二后者忠則爲李選侍者非忠此不待辨而明也鄭貴

妃逆謀從前未著至張差梃擊始發禁門喋血之禍迫在
呼吸尙忍言哉况當先帝御極之初突傳神祖封后之命
請封未遂而治容並進矣張差之梃不中則投以女優之
惑崔文昇之藥不速則促以李可灼之丸痛哉先帝欲諱
言進御之事遂甘蒙不白之冤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父
乎今卽勉寬貴妃始終恩禮以慰神祖之靈以述先帝之
孝而鄭養性之都督不可不奪也至李選侍不過一宮人
耳非貴妃比使無失德於聖母陛下原無夙嫌則推先帝
之愛自當特加優原臣恭誦陛下近諭所云凌虐聖母推

阻陛下又有臣子所不忍言者今欲爲選侍乞憐曲宥前
辜量加恩禮而移宮始末公卿大臣同與此事必不可得
而抹殺也若竟置弗問不幾於忘母乎且崔文昇李可灼
不處極刑借廷尉持平之說開兇豎漏網之門刑部尙書
黃克纘不得逃其罪也疏奏報聞而已尋巡按真保例遷
穎州道副使而以崔文昇監視穎州遂移疾歸崇禎二年
閹黨旣誅起山西河東道武寧叅政陞本省按察使七年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當是時餉缺兵單邊事日急屢
值歲饑民無糠粃至淘馬通以食公上蠲賑增兵調餉六

事俱不應乃自劾去十六年冬李自成陷西安公被執賊以總督脅降不屈則勒輸金公直視大罵曰瞎賊吾恨不能生啖爾肉安從得金速殺我無多言鬚髮上指目皆盡裂罵不絕聲賊怒拔其舌支解之時年六十三從兄中丞源清亦死同時殉難者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綱等共二十有四人

汪有典曰嗚呼挺擊之事神宗不欲竟其獄意可知已青宮元子禍切剝膚亦不能不委曲調護而外廷又烏能奪之神宗既已模稜區區熹宗昏童抑又何能正之至於紅

丸事闕君父即可灼非從哲使乃藥誤而帝崩不加究譴
從而賞焉定屬何心郎帝命正終倉卒之際何暇覃恩及
於御醫況光宗以乙亥朔日崩從哲卽於是日票旨賞可
灼銀幣是時乾清未淨大行未殮宸位未定哀詔未頒旨
從何來賞憑何發選侍據宮中外洶洶從哲首輔並無一
言爲助顧汲汲于一御醫之可灼卽可灼有勳王室此亦
非旌功之時斷斯獄也從哲卽不與乎弒君而忘死欺生
黨惡逸賊狗私賞奸罪浮趙盾固南史之所不宥也夫豈
但爲法受惡已乎然而熹宗屈於眾正則可灼成惑於羣

小則可灼免顛倒隨人無異傀儡非所謂絕無心肝者乎
選侍毆崩聖母威挾皇躬廷論煌煌疇不聞知呂后危漢
光武中興越百餘年尙告祠高廟罷其配食先儒謂武氏
亂唐中宗反正之後大臣宜聲罪廢黜中宗不得而與况
於選侍妃妾何難以義斷恩豈有違忤先帝逼逐庶母之
嫌乃繼春搗出廷臣緘口而熹宗於繼春旋斥旋用又何
怪選侍之曲爲包容夫獨不念毆崩聖母之語出於誰氏
之口而忘之乎然而熹宗憤憤正如狂易之人時露清明
旋復沉痾此霍維華之言所以易入而要典之成羣小猖

披禍延宗社也

王御史傳（附王象復等）

公諱與允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
崇禎元年進士由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總兵鄧
玘殺良冒功抗疏欲斬之忤閣臣意謫江西按察司知事
以歸遂不復出甲申三月賊陷京師公聞變自作墓銘辭
爰布政公從先帝殉社稷卽握腦子服之不死赴水被救
不死偕妻于氏共縊於室又繫絕不死家人遂共守之俟
守者稍懈乃縊死子士和字允協諸生公求死時或諷士
和乘間譬解士和曰此世間好事汝曹安用喋喋爲賦絕

命詞亦從死其辭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
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仕仇兮方臣妾
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先是崇禎中
新城凡再破其前則五年十一月公之從叔父象復及其
子與夔死之象復字完初以保定府同知里居與夔字風
虞舉人間變倉卒部勒家人乘城拒守城陷父子皆被執
大罵不屈見殺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知縣其後
則十五年十二月公之弟與朋從弟與玫及與朋子士熊
士雅死之與玫字文玉與朋字壽三俱貢士士熊字渭濱

舉人士雅字大雅諸生與朋爲人慷慨有風烈每平居酒
酣耳熱輒談古忠義事淋漓感激及警至簡家丁登埤禦
守并有方畧城陷被執二子率家丁救之亦被執不屈死
而象復之從子與慧者當五年城破時守其父柩不肯去
亂兵脇之跪不屈斫之傷首執以見其渠曰孝子也免之
歸頃之縱火焚城中且及與慧廬與慧伏柩哭其黨憐之
爲斷火道得免賊旣退與慧行積屍中求得叔父及兄歛
之於是人翕然稱孝子云孝子字僧眼貢士

汪有典曰嗚呼天之愛才也尤愛忠孝往往不輕以畀人

故李陵隕其家聲郝超削其父淚王氏一門何才且賢者
纍纍也豈天於王氏特私歟或謂王氏家法素謹故踐形
者多肖非所降有殊爾也然則善承天者尤在父兄之教
哉

張文學傳

公諱秉純字不二號石門含山縣諸生崇禎甲申烈帝殉社稷公錄遺詔置懷袖日夕讀讀已輒哭卽祈死踰年葬母訖曰吾可以死矣遂絕粒餓餓旬日不死謂友人晏秋潭曰宋亡謝疊山不卽死者有老母在也秋潭曰勉之我行從子矣寫小像署忠孝節義數字繫以贊待死餓又二日友諸礎玉曰北邙草深西山雲濕獨且奈何公曰千年一別子爲我飲強礎玉醉而已設笑佐醕則益餓餓又數日嘔血數升已而便溺皆血卒不死積二十七日具衣冠

叙積餓事
錯落盡致

沐浴北向叩頭大呼曰臣秉純今夜得從大行皇帝死矣
顧卒不死友陸令泰譬之曰秀才死誰知者公笑曰人知
則死人不知則不死古人必欲人知孝始爲孝子人知忠
始爲忠臣耶讀書種子絕矣蓋積餓至四十日然終不死
姻婭爲具生祭公弗許固以請側立挺挺奠者舉酒三獻
且獻且哭公揮手靳之曰止止無庸妻劉子湘等祭則端
坐受拜拜已大笑強起賦詩賦已問湘佳否湘固善詩郎
應曰佳公曰我不能苦思擇易韻來當再賦之湘拈韻針
帳頂仰對吟哦謂湘曰我大明士今號西山餓夫含笑入

總束一筆
赫然驚人
文文山餓
四十九日
不死此乃
更多二日

地矣詰朝我當去迨曉呼諸子曰忠孝節義爾等慎守之
勿失卽我目瞑當此之時公餓五十有一日矣復具衣冠
沐浴灑骨伏地叩頭呼先皇帝者再而後死妻劉亦絕粒
十有六日扶至公柩前拜伏痛哭亦死

汪有典曰嗚呼甚矣夫死重於生乃至是乎夫人寒疾不
汗勢固必死迫於水火盜賊勢亦必死然往往自偷其生
終亦不能免死豈其處死實難哉患生於多欲而是非之
辨不明也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烈帝之
變與公同約殉節者蓋亦有人已而中道回車翹首新命

西山薇蕨已精光一陣夷齊下首陽當時所爲齒冷也公
獨甘飴於絕粒取適於捐生歷五十餘日不少變易精金
百鍊益勁長河萬折必東非與何其烈也張獻忠據蜀設
科取士諸生蓋至者二萬二千三百人已而盡殺之西門
外青羊宮棄筆硯如丘隴獻忠固窮兇而諸生之爲所殺
者夫豈辜哉司馬遷謂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
予則謂處死非難知死爲難耳悲夫

左中丞傳（附陳同極等）

公諱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初授韓城令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入內寢事母盡孝服闋考選吏科給事中崇禎十三年風霾亢旱詔求直言公上言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李自成陷京師烈帝殉社稷福王南渡公以都御史巡撫應天當是時

本朝定鼎燕都大學士高宏圖等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公慨然請行加兵部右侍郎與左都督陳宏範太僕寺少卿馬紹愉偕往命公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諸軍公言臣此

行致祭先帝后梓宮訪求東宮二王踪跡誼不敢辭但既
充使臣勢不能兼封疆重寄請解臣經理職銜且馬紹愉
前爲臣劾罷今不當與共事乞停其行皆不許公又言臣
此行生死未知敢効一詞臣所望者恢復而近日朝端行
事似少恢復之氣願陛下時時以先帝讐耻爲心瞻高皇
之弓劍則思成祖列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黎氓則思
河北山東之赤子誰恤更望廷臣時時以整頓士馬爲事
勿以和議爲必成勿以和成爲足恃必能渡河而戰始能
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畫江而安衆驢其言而馬

阮諸奸日相與排斥善類報私讐漫不以國事爲意十月
入都館鴻臚寺不得赴梓宮卽於館所陳太牢遙祭帝后
攝政王召見公麻衣孝巾草履向上長揖南面坐 王以
五罪數公公抗辭不爲屈遂遣還甫出京而宏範密奏請
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清等降附留公勿遣乃自滄洲追
還改館太醫院公從弟懋泰先爲吏部員外郎至是來勸
降公叱曰汝非吾弟驅之出題絕命詞死焉兵部主事陳
同極遊擊王一斌張良佐王廷位劉統五人皆從死公赴
義時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市爲之罷諸生

曹某素不識公聞公死力營斂公扶櫬歸後宏範奉太后
並執潞王以杭州降公母徐寧海儒家女甲申京城陷懋
泰載以歸行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叔夜絕吭處
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且曰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
草間偷活寄語懋第勉之勿以我爲念言訖而死蓋出都
不食已數日矣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慨然通好也禍福死生固已度外置
之其貽書姜給諫採謂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
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

也蓋公既能知死又能處死固與信國文公爭烈矣乃信國有弟璧公有第泰南枝向煖北枝寒諒亦各從其志矣史公可法弟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京師陷降賊賊敗南歸史公請置之法福王以史公故合養母同氣之不類如斯可慨也夫

Blank columns containing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周禮部傳（附雷縝祚）

公諱鏞字仲馭金壇人崇禎戊辰進士歷官禮部儀制司員外郎世父尙書應秋叔父御史維持以附魏忠賢并麗逆案公深恥之遁籍後卽交東林矯矯樹名節由是與羣小不合又數忤執政意遂罷歸阮大鍼者故魏奄義兒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深詆之多聚於雨花桃葉之間而公實爲盟主大鍼以梨園子弟爲間諜每聞諸名士飲酒高會則用一二人闌入伶人別部中竊聽諸名士口語諸名士酒酣輒戟手詈大鍼爲快大鍼聞則嚼齧槌床大恨

當此之時流賊擾江北烽火及於瓜步浦口諸名士且疑
大鉞爲內應刊檄討之署曰留都防亂大鉞內啣且懼獨
身跳匿於牛首之祖堂而使其腹心收買檄文愈收而布
愈廣大鉞之客語大鉞曰周鑣之名以詬公而重諸名士
黨人又以詬公者媚鑣於是大鉞怨公及諸名士次骨思
一旦得志卽起大獄殺之而未有以發也甲申李賊陷北
都烈帝殉社稷馬士英擁立福王召用失職諸臣公與雷
公續祚以三朝要典力阻定策忤士英意羣小遂謂公欲
迎立疏藩而士英特以邊才援起大鉞欲次第翻逆案修

要典舉朝號爲君子者爭之而街市又布滿歌謠謂必殺馬阮忌者又謂公實使之於是馬阮謀曰不逐東林諸臣則案不可翻不殺仲馭一人則東林不盡不根究迎立疎藩之名則殺仲馭爲無名於是士英首劾從賊者而以公爲周鍾兄法當從坐所謂迎立疎藩者南都議立君潞王有賢譽諸大臣意多王之士英獨持福王諸大臣方列福王失德事爭之而士英已與總兵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歃血立福王矣由是益與衆正不合周鍾字介生癸未進士假仁義以罵天下者二十年國變降賊草僞詔醜詆先

帝天下恨之司寇高公倬擒至開新竹篋對衆杖之數十
斬於市士英旣劾公大鉞又自爲疏購無賴子上之而一
時附奸諸人先後論劾以駭成其罪與雷公縝祚同繫刑
部獄從吏訛而捕囚諸名士校尉紛出踉蹌奔竄善類爲
之一空雷公字介公太湖人崇禎庚午舉人累官山東兵
備僉事十六年䟽言周延儒招權納賄凡考選科道求總
兵巡撫必先通幕客董廷獻然後得之上始疑延儒放歸
復徵聽勘而賜之死以此爲衆正所歸旣與公同繫御史
王懷阿大鉞意上䟽請斬二人吉服承旨入獄雷公謂公

曰王儻能斷我首耶公曰不斷我首吉服何爲會左良玉
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鉞構陷鑣續祚士英大鉞益
怒謂鑣續祚實召良玉兵趣福王賜自盡乃各作家書訖

又互書先帝遺臣四字於腹遂雉經死遺命勿葬倣伍子
胥抉目遺意置棺雨花臺未浹月而畱都不守矣方大鉞
之既起也欲盡殺東林復社諸人作正續蝗蝻錄蠅蚋錄
及僧大悲獄起與御史張孫振謀倡爲十八羅漢五十三
叅七十二菩薩之目共千餘人思盡阱之以空天下會

大兵至而其禍始解大鉞已先士英納款從 大軍取閩

將踰仙霞嶺得微疾相與親愛者謂之曰公老矣得無苦
跋涉吾等先踰嶺而姑留此調攝徐徐至福州可乎大鍼
覘然變色曰吾雖老尙能射強弓騎壯馬且今欲取七閩
非吾不可奈何而言若是復慨然歎曰此必東林復社來
間我也軍中不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公行矣非敢相阻
也明日全軍踰嶺大鍼下馬步行趨捷若飛持鞭指乘馬
者而詬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老禿翁顧盼矍鑠軍中
頗壯之行至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坐一石上遂死
其家人隨後至見之乃下嶺買棺而是時沿途居民皆奔

竄徧覓無棺越數日乃舁木扉至嶺上會天暑屍虫盈於路僅存腐骨而已或云過嶺白晝見雷公索命頰首曰介公饒我遂墜馬死或云大兵擠之墮岩死仍戮其屍先

是崇禎十六年大鋮竄伏金陵左良玉兵南下大鋮颺言歸德侯方域爲內應方域亦復社中人大鋮所切齒者也以書抵大鋮曰僕竊聞君子處亡不欲自恕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今執事之於僕乃有不然者願爲執事陳之執事僕之父行也神宗之末與大人同朝相得甚歡其後乃有欲終事執事而不能者執事當自追憶其故不必僕言

之也大人削官歸僕時方少每侍未嘗不念執事之才而
嗟惜者彌日及僕稍長知讀書求友金陵將戒塗而大人
送之曰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雖於我爲後進我常心重
之汝至當以爲師又有老友方公孔炤汝當持刺拜於牀
下語不及執事及至金陵則成公已得罪僅見方公而其
子以智者僕之夙交也以此晨夕過從執事與方公同爲
父行理當謁然而不敢者執事當追憶其故不必僕言之
也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而與執事薄噫亦過矣忽一
日有王將軍過僕甚恭每一至必邀僕爲詩歌旣得之必

喜而爲僕貰酒奏妓招遊舫攜山屐殷殷積旬不倦僕初
不解旣而疑以問將軍將軍乃屏人以告僕曰是皆阮光
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光祿方爲諸君所訴願更以道之
君之友陳君定生吳君次尾庶稍湔乎僕歛容謝之曰光
祿身爲貴卿又不少佳賓客足自娛安用此二三書生爲
哉僕道之兩君必重爲兩君所絕若僕獨私從光祿遊又
竊恐無益光祿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絕矣凡此
皆僕平心稱量自以爲未甚太過而執事顧含怒不以僕
誠無所逃罪矣昨夜方寢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左

將軍兵且來都人洶洶阮光祿颺言於清議堂云子胤有
舊且應之於內子盍行乎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而且恨
之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僕誠與左有舊亦已奉熊尚書
之教馳書止之其心事尙不可知若其犯順則賊也僕誠
應之於內亦賊也士君子稍知禮義何至甘心作賊萬一
有焉此必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若昔日乾兒義孫之徒
計無復之容出於此而僕豈其人耶何執事文織之深也
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而輾轉蹉跎乃至嫁禍而滅
人之族亦甚違其本念尙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違之

故未必不悔悔未必不改果悔且改靜待之數年心事未必不暴白心事果暴白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執事之門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亦必且隨屬其後長揖謝過豈爲晚乎而奈何陰毒左計一至於此僕今日遭亂無家扁舟短棹措此身甚易獨惜執事伎機一動長伏草莽則已萬一復得志必至殺盡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則是使天下士終不復至執事之門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僕且去可以不言然恐執事不察終謂僕於長者傲故敢述其區區不宣越

明年大鉞果得志放手殺人方域幾中辟大鉞既死蕪湖
沈士柱亦罹黨禍者爲文祭之曰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
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
爲文以告其靈曰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以余觀之豈獨恩
爲知己哉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
之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杞非
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速天下後世止
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未始不稱相知也以
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竊聞公以早歲掇科歷登華

臚中常侍之際勢中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
爲假子獻百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薰灼兇孫
滿天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啣
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事何求不
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不得與彪虎稱雁
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烈皇帝手定逆案闕公封
事入贊導之列終身不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
不復爲先帝報讐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
採錄抑或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怨親仇與衆相忘久

矣惟毅然不搖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麟甲豐其
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賜也予以知公
之陽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
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憤時嫉俗科諱皆指目正人予
謂不然宏光半載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其語人曰
寧使終身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
竄鳩茲復謂敝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嚭走錢塘無論公自
比宰嚭作讖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子胥之靈以
禡後世公等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胸中獨有梨園稿本

以國爲戲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
坵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鈞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
滂張儉之事騷然不寧說者罪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
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
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卽
不死於阮不死於羣小設不幸賢佞并列邪正不分終令
大厦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亡之數而
後殞命報國執春秋之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
反正之無術故死於阮猶愈自死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

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廚及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善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其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問道者律於馬同罪予謂不然公與馬密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尙歡然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公同受戮西

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天奪其魄何委質後方糜爛以死
生與馬同醜行死並不得與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
公騎行萬山中臨巖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
日而後得棺以歛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
沒後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狡
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險者予爲
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者予爲公厚之議
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
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

泉下有知未嘗不以予爲知言也意予以隔縣諸生旣無
一日半面之交雖曾辱品題亦無單詞隻義之譏評濫施
行墨不知公從何風聞怨毒爲甚友人曰君曾於庚午闈
後同座稱觴有宵人者以闡義質公爪牙君見其評閱曾
當座叱之語微及公其人忿而介某某謁公門牆借君爲
贊公於是伏欲殺之端矣此一說也或又曰君渭陽爲公
鄉同籍侍御公未第辱公推分及公爲大行爲給諫侍御
兩榜一令往還未絕也甲子以後公爲奄私人侍御公絕
不與通公又欲以故人禮遇子子不屑仕也公於是又增

欲殺之目矣此又一說也夫士睥睨王侯莫如禰衡其面
辱阿瞞無人禮而操能容之予卽小過微文刺譏又出人
傳送粉飾增益公何必欲置之死地若以通家子責鄙人

昔秦檜之於胡安國始未嘗不稱同黨及末路敗壞其子
胡寅胡宏或和議不合或答書甚嚴檜心雖恨之而未至
於殺也然公雖欲殺予予卽未見殺於公而以稱相知則
竊附古人矣憶黨禍初發公曾庭語坐客某某者我之門
人故舊子也而中叛之是悔罪無暇好修者也某某者是
色厲內荏我能令望塵而拜膝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

才而無用我但喪其胆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
得出者也惟二沈崛起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
謂予也夫崛起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予公
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命同人皆動
色相戒復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公狡獪人也其於予
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
免尙得脫今遊魂餘燼自救不暇焉能鈎致周內復陷人
於罪罟哉予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
接遇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泛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流

離瓊尾家業蕩然猶竊附於知己之誼魂而有靈當臨風一笑也

汪有典曰嗚呼陰凝於陽必戰蓋邪正之不兩立勢固如此然如馬阮之必死公等殊無足異而張明弼公甥周銓公兄也亦從而擠之不可怪與諸從公執經授業者皆煽爲異言但字仲馭而不先生舉人某侍公最久蒙薦按最深以北部磨勘謂不爲之地呈身要人持疏恫喝多方畢力而致公於死宋胡絃爲朱子門人謁師武夷以食脫粟飯憾之後爲侍御遂附韓侂胄論朱子爲僞學徽宗陷虜

子楞誣其謀反於虜王梟獍如此況彼鬼蜮乾坤崩塌職
是之由予愛侯沈兩公文不惡而嚴附著於篇因嘆彼小
人者笑罵雖復由人好官究亦安在無所不至則何益矣
來者鑒諸

史外卷十七終

史外卷十八

史相國傳（附許謹等）

公諱可法字憲之號道鄰大興人左忠毅公爲督學御史
首拔公遽以公輔相器待公亦慷慨自許好讀書短衣無
火寒涕交頤或竊聽其雒誦聲朗朗多經濟語亦不知其
何書也登崇禎戊辰進士授西安推官入爲戶部雲南司
主事歷員外郎改戶科都給事出爲安池兵備道轉江西
右叅議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徽丁外艱歸服闋
起漕運總督拜南京兵部尙書甲申三月賊李自成逼京

師公督兵內援是時府庫虛耗軍資匱竭兵不得出公傳檄天下捐資勤王其辭曰竊聞遭時有道類多以文事之盛而詘武功邁會非常正可以國恩之洪而徵臣節故天寶亂而常山睢陽之事香靖康靡而宗澤李綱之氣顯彼皆慝從上作釁可預知然且俠骨錚錚與良嶽之峯而並厲義風發發撥雲霓之奏以爭鳴况休命篤於上天明德光乎良史有若本朝者乎力掃陰霾二祖之廓清號同盤古治崇寬簡累朝之熙洽象擬華胥乃至今上特興宏模益備孝廟之溫恭儼在世宗之神武重光當冲齡而掃恭

顯之氛立清宮府於召對而發龔黃之嘆總爲編氓以寇
起而用兵是虐民者寇也而兵非不得已以兵興而派餉是
糜餉者兵也而餉非自私顧猶詔旨勤殞有再累吾民之
語每遇天災修省無一時自逸之心䟽膳布袍真能以天
下之肥而忘己瘦蠲逋宥罪不難引一人之過以就臣名
是宜大業之宏昌何意諸艱之駢集理誠莫解事有可陳
思爲蒼生而得人上之張羅者甚廣責以赤心而報主下
之自矢者難言家家有半閤之堂事事同小兒之戲果能
功名比曹武惠詎妨好官之得錢竟無肝膽似漢淮陰曾

念一人之推食成俗大都爾爾賢者亦并悠悠壅蔽實繁
擔當何狀圖之不早病已成於養癰局尙可爲涉必窮於
滅頂悲夫悲夫邊塵未息寇焰旋騰血濺天潢烽傳陵寢
秦稱天府誰能封以一丸晉有霸圖無復追其三駕乃者
介馬橫馳夫畿輔羽書不絕於殿廷南北之耗莫通山河
之險盡失天威不測極知漢天子自有神靈兵勢無常豈
得謝太傅但憑歌嘯留都係四方之率司馬有九伐之經
義不共天行將指日克襄大舉實賴同仇請無分宦遊無
分家食或世貴如王謝或最勝如金張或子虛之以貲起

或輓輅之以設興乃至射策孝廉明經文學亦往往名班
國士橐爲里雄合無各抒壯謀共圖義旅仗不需於武庫
糗無擁於郇廚飛附大軍力爭一決但羣策直承黃鉞豈
賊運終至白頭醜類立殲普天大酺此則萬代之所仰瞻
雖九廟爲之鑒臨者也倘策未暇夫郎戎必義且先於助
餉多或抵小國之賦少則割中人之家幸濟危機何弦高
之牛足惜中非長物亦曹洪之馬是求各付有司轉輸留
計此則事彌從便氣易爲豪至登壘巨商聯田富室若以
縉紳並舉亦自分誼有殊然使平準法行卽陽翟之雄豈

得居其奇貨又如手實合在將處士之號未可保其素封
凡稱多筭之有餘總賴聖恩之無外欲與共爲義士多方
亦賴同盟徧值嘉緣無忘善誘譬以同舟之誼但凡在千
八百國疇非王臣揆諸恤緯之心決不至二十四城遂無
男子嗚呼親郊乃雍容之事唐莊尙有崇韜出塞本僥倖
之圖漢武乃逢卜式矧茲何日敢曰無徒不惟社稷之憂
卽是身家之算如賊之巧於爲餌時亦有優孟之仁迫我
之既入其樊莫不嬰地獄之罰齊姜宋子相牽而入平康
珠戶綺牕所過便成甌脫來俊臣之刑具則公卿之被拷

調似贅而
實剗切似
排而實凌
厲另是一
種筆墨

者痛嘗鄭安上之畫圖與老弱之受毒者酷肖是皆難民
所說足令聽者寒心夫連歲報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處
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籤正不勝紀若六時之
牛酒不乏雖八公之草木可驅只坐一慳遂成胥溺豈不
冤哉欲穩圖着須問前車誠清夜而念上恩雖何曾之萬
錢有難下咽更援古以籌時策豈王衍之三使窟可藏身
同舟郎一家破巢無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
法等智不足以效謀憤何辭於卽死實切執殳之願輒通
托鉢之呼人理苟存我求必應如或纏情阿堵絕念封疆

睢陽之援竟停則霽雲抽誓言之矢荊州之粟獨擁則温
嶠有迴指之旗封章尙達於北辰奮筆敢驚於南史是爲
過計亦屬痴愚見起君親約昭天日法等無任斫地呼天
瀝血捶心之至是爲崇禎十七年四月朔日也巳聞烈帝
躬殉社稷遂議立君鳳督馬士英者逆黨也主福王福王
與東林有却欲資以傾正人翻逆案公謂王有失德持不
可而士英握重兵與諸將深相結連營江上勢張甚諸大
臣懼爲亂不敢違如士英旨福王立而明之亡也決矣當
此之時公拜建極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爲首輔亟召天

權奸僨事
千古同慨

下名流以收人心請分江北爲四鎮復奏請設督師於揚
州節制諸將舉朝方倚公爲重而士英挾擁立功恣爲奸
忌公位出其上迫肘腋欲不得逞遂擠之因言於朝曰史
公任巖疆屢建奇績淮南士民仰史公盛德不啻如明神
慈父今日之任舍史公其誰公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敢惜頂踵私尺寸墮軍實而長寇仇願受命去於是士英
遂專國盡用逆案諸人而黨禍復烈公之督師揚州也

再提起見
公督師之
日時勢萬
難措處落
下公力支

本朝已定鼎燕京中原震疊諸將莫有固志四鎮惟黃得
功忠勇善戰而高傑故降賊又爭據揚州失人心劉澤清

十分警策

劉良佐輩皆養寇自重左良玉擁兵跋扈不奉朝命公力
支危疆經營軍務每至夜分寒暑不輟行軍職方郎中黃
日芳從容言曰相國當節勞珍重毋以食少事繁蹈前人
故轍且發書走檄幕僚濟濟俱優爲之徵兵問餉則有司
事以相國第董其成綽有餘裕何必躬親以博勞瘁損精
神爲耶公曰固知君輩皆喜安逸不堪辛苦也先是公巡
撫安徽提兵數與賊戰賊畏史都堂兵見輒奔潰公在軍
中痛自刻勵與士卒同甘苦馳驅戎馬間衣不解帶輒至
十餘日軍行不具帷幕襪被常寒夜討賊坐草間與一卒

是鐵脊梁
漢子

順手逆探
後事虛提
作一小束
有控馭全
文之勢筆
法應定史
記蕭何世

相倚假寐須臾霜滿甲冑欠伸起冰稜聲戛戛然賊嘗犯
安慶公率兵趣戰坐卧風雨中左右以幕進却之曰我何
忍獨燠也大小數十百戰嘗以身先三軍當賊故將士皆
樂爲用督師所至凡有技能獻書言事者闢禮賢館廩餼
之糞按真才備緩急城破時從公而及於難者尙數十人
天下旣多公之能得士而亦多士之能報公也是年十月
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公書責以春秋之義
公復之曰南中自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
左右誠以大夫無私交非敢委隆誼於草莽也今捧來諭

家等篇得
來

以逆成尙稽天討爲 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國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父之仇故爲殿下一詳陳
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祇以
庸臣誤國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
次江上凶信突來雖肆法於市朝爲泄泄者戒奚足慰先
帝在天之靈爾時臣民切齒願悉東南之甲立翦凶仇而
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與迎立今上今上非
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
歸五月朔日駕臨南都羣臣勸進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於十五日卽位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
大將軍吳三桂借兵 貴國破走逆成燬下入都爲先帝
后發喪掃清宮殿撫輯羣黎凡爲大明臣子無不長跪頂
禮豈但感恩圖報已哉前因遣使請命連兵西討是以王
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諭引春秋大義來相詰責推而
言之此爲列國君薨世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
言耳若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拘
牽不卽位之說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
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

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繼起懷愍亡國晉元
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於國仇未報之日先正位
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與之本朝傳世十六正
統相承仁恩遐被 貴國夙膺封爵載在盟府而痛心本
朝之難驅除亂逆春秋大義復見於今唯願合師問罪共
梟逆首以洩敷天之恨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陷大戮
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者爲社稷故也傳曰竭股肱
之力加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所以報
也上福王疏曰先帝以聖明羅慘禍此千古未有之變先

帝崩於賊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仇先帝大故
在北諸臣死節者少在南諸臣玩賊者多此千古未有之
恥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脰斷胸得而甘心况朝廷
乎宜速下討賊之詔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抵秦關懸
上賞以待有功假便宜而責成效庶忠臣義士聞而感奮
也陛下嗣承大統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實無
功之足錄恩外加恩名器濫觴宜爲慎重兵行乏餉宜將
內庫本折湊濟軍供工役繁費一切報罷飲燕遊戲一切
謝絕卽事闕典禮槩從儉約願陛下念念思祖宗之大業

田成張執
中福邸舊
奄楊阮謂
楊維垣阮
大鍼

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四海之物力以並
於選將練兵一事庶幾人心可收天意可回矣疏入不省
當是時星變地震廟門災鳳陵火大旱薦饑黔首已無存
本之思東南復成破竹之勢福王居禁中日漁色酗飲妖
童艷女狗馬土木之費無限度馬士英侮亂政刑鬻賣官
爵排善類報私仇加以田張楊阮諸凶頻假中旨肆行羅
織文武離心內外解體國事愈不可爲矣先是馬士英擠
公於外則推轂阮大鍼爲本兵而厚結四鎮爲聲援四鎮
既皆爲之用而高傑後以言事忤馬阮意聞公督其師惴

惴恐不得當公拜公帳下辭色俱變懼不免公開誠示傑
傑感動願爲公死奉約束唯謹馬阮則大怒會總兵許定
國殺傑興平諸將益歸誠公馬阮愈嫉之謀奪公兵柄則
以故左春坊左中允衛允文總督興平軍開府揚州互分
汎地公不得已移駐泗州護祖陵至天長而泗州已失守
將侯方巖敗沒總兵李遇春等降公請入朝面奏機宜不
許不得已率副將史得威數騎回揚州當此之時公南北
東西不遑奔命獨立孤撐跋前疐後傷孱主之淫昏痛權
奸之覆國仰天椎心唏歔胸臆無可如何也初高傑之降

也士英實使使以金幣招之其兵視諸將最強既歸命公則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備力禦公遂用以經畧河南而恃傑爲長城已聞定國殺傑大梁以南皆不守流涕頷足曰中原不可爲建武紹興之事其可望乎是時諸將互爭雄長幾至大亂公與諸將盟亂始定公嘗問監軍應廷吉曰星垣失耀奈何廷吉曰上相獨明公曰輔弼皆暗上相其獨生乎愴然歸帳中又嘗問廷吉曰君言夏至前後南都多事此何說也廷吉曰今歲太乙陽局鎮坤二宮始擊開提王太將囚且文昌與太陰並凶禍有不可言者夏至

神韵似六一
五代史

之後更換陰局大事去矣公曰如君言奈天意何泫然者
久之乙酉三月 大兵入考城破歸德進逼江北直下徐
穎總兵李成棟南遁公劾之士英不省又疏劾各鎮擁兵
糜餉亦不應四月 大兵猝至揚州公檄召各鎮來援皆
觀望不赴是時李成棟駐高郵劉澤清與淮陽巡撫田仰
駐淮安皆擁兵不救攻圍甚急公屢疏告警不應血書請
援又不應先是甲申十一月 大兵至夏鎮別由濟寧南
下又從洛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公與高傑劉澤清屢疏
告急士英大言曰強弱何常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

江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於前廓清底定直日暮
耳其沓泄如此會良玉兵南犯以誅士英爲名士英乃專
意急左邊備空虛公䟽論士英蒙蔽宥社將危王卒不悟
揚州圍急外援絕餉亦不繼公知事不支召副將史得威
入相持大哭得威曰相國爲國殺身得威義當同死公曰
吾爲國亡汝爲我家存吾母老矣而吾無子汝爲吾嗣以
事吾母我不負國汝無負我得威泣拜受命公復囑之曰
吾死汝當葬我於高皇帝之側其或不能梅花嶺可也復
操筆書曰可法受先帝恩不能雪仇恥受今上恩不能保

疆土受慈母恩不能備孝養遭時不造有志未伸一死以報國家固其分也獨恨不早從先帝於地下耳爲書獻太夫人曰兒仕宦凡一十有八年諸苦備嘗不能有益於朝廷徒致曠違定省不忠不孝何以立於天地之間今日殉城死不足贖罪望母委之天數勿復過悲副將史得威完兇後事母以親孫撫之遺夫人書曰可法死矣前與夫人約當於泉下相俟也遺伯叔父兄若弟曰揚州旦夕不守一死以報朝廷亦復何憾獨先帝之仇未復是爲大恨耳書畢付得威乃登陴指麾諸將城西北崩兵入公拔劍自

勿叅將許謹救之未絕謹與得威擁公下城謹身被數十
矢死惟得威負公公大呼曰我史可法也眾以見豫王王
反復說之公曰吾天朝重臣豈可苟且偷生得罪萬世遂
不屈死從死者兵部職方司員外郎上海何剛庶吉士崇
德吳爾壘等共七十餘人衛允文亦死之而知府任民育
死尤烈自有傳當此之時揚城之以死殉者蓋八十萬萬
人或曰蓋屠之七日云得威既被執乃曰我史可法子也
釋之急收公遺體而天暑眾屍皆蒸變不能辨識痛哭歸
明年三月奉公衣冠及笏葬於揚州梅花嶺封坎建碑遵

應前明之
亡也決矣
餘音嫋嫋
摹史記荆
軻列傳結
法

遺命也公之殉難也以乙酉四月二十五日五月九日
大兵蔽江而南馬士英阮大鍼等竄去福王奔黃得功營
劉良佐劫之降得功死之而南都亡後三年戊子鹽城人
厲韶伯冒公姓名舉兵所在響應未幾潰敗良久天下言
義旗者猶凜凜頌史閣部也

汪有典曰嗚呼世多訾劉禪昏庸予獨以爲信任武侯其
德有高於成王者故武侯得君如昭烈不爲難也蓋自永
安受遺而後黃皓不能間譙周仇國論不改發惟所欲爲
至於祁山六出而終以不能滅賊興漢夫然後乃可曰成

敗利鈍非所逆覩也公矢武侯之志而所事之君尙不得
繫量於劉禪血濺沙場無裨宗社不亦宜乎公嘗致書給
諫倪某曰近地不靖何暇遠征內亂未消安禦外侮明明
恢復大局可惟我所爲而掣肘不舒心憂徒切每一念及
淚下沾襟不意砥礪半生到此一文不直也痛哉斯言亡
國之嚆音也予竊惟公之一身保障江淮安危皆視乎公
公存而南都存公亡而南都亡故備著於篇俾論宏光之
季者有考焉

後事逆序於前則格律警按提控有神前事倒序於後

則沙水潑迴意趣不竭其中忽放忽收倏起倏落備極
長篇之妙前書檄悉載全文而通體氣自足以舉之當
是揣摩史記秦本紀商君列傳諸篇而得其神髓者朱

精五評

公與謝靈運書靈運悉輝全文而靈運除自足以舉之當
李元節之妙前書靈運悉輝全文而靈運除自足以舉之當
與時水結靈意顯不融其中益效於效於效於效於效於

何職方傳（附任民育等）

公諱剛字慤人上海人崇禎三年舉於鄉見海內大亂慨然有濟世之志十七年正月入都上書言國家設制科立資格以約束天下豪傑此所以弭亂非所以戡亂也今日救生民匡君國莫急於治兵陛下誠簡強壯英敏之士命知兵大臣教習之講韜鈐練筋骨擴膽智時招而試之學成優其秩寄以兵柄必能建奇功臣讀戚繼光書繼光數言義烏東陽兵可用誠得招募數千加之訓練準繼光遺法分布河南郡縣大寇可平帝壯其言卽擢公職方主事

募兵金華公出都都城陷馳還南京先是賊逼京師公友
陳公子龍夏公允夔將聯海舟達天津備緩急募卒二千
人至是令公統之陳公入爲兵科言防江莫如水師更乞
廣行招募委公訓練從之公乃上疏言臣請陛下三年之
內宮室不必修百官禮樂不必備惟日求天下才智者決
策廉者理財勇者禦敵爵賞無出此三者則國富兵強大
敵可服若以驕悍之將馭無制之兵空言恢復是卻行而
求前也優游歲月潤色偏安錮豪傑於草間迫梟雄爲盜
賊是株守以待盡也惟廟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實績課

人則真才皆爲國用而議論亦省矣分遣使者羅草澤英
雄得才多者受上賞則梟傑皆畢命封疆而寇盜亦少矣
東南人滿或賜爵或贖罪則豪右皆盡力南畝而軍餉亦
充矣時不能用尋進本司員外郎以兵肄史公可法史公
大喜得公公亦自喜遇史公知己馬士英惡之出公遵義
知府史公垂涕曰子去吾誰仗公亦泣願死生無相背踰
月揚州被圍佐史公拒守城破投井死任公民育者字時
澤濟寧人天啟中鄉舉善騎射真定巡撫徐標請於朝用
爲贊畫理屯事真定失南還福王時授亳州知州以才擢

揚州知府史公倚之辦賊史公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則絕飲一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泫然淚下憑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啟左右遙語其故任公曰相公此臥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史公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任公意乃獲免其同患也如此城破任公緋衣坐堂上以鐵穿兩手誓不屈支解死闔家男婦盡赴井死同時死者同知曲從直王纘爵江都知縣周志畏羅伏龍兩淮鹽運使揚振熙監餉知縣吳道正江都縣丞王志端賞功副將汪思誠幕客盧渭歸昭

諸生高孝纘王士琇王纘王績王績武生戴之藩醫者陳
天拔畫士陸愉義兵張有德市民馮應昌舟子徐某並自
縊

汪有典曰嗚呼制科資格誠不足以致非常之才然烈帝
固亦嘗破例求賢而所得者非人且致敗焉則至術疏也
夫無廸知忱恂之實一切以申韓刑名之學繩天下則雖
海宇晏安亦足以招災崇禍矧施於危亂之日有趣之亡
而已矣且其時戡亂未嘗無人而用違其才又加以羣小
媚嫉錮豪傑而迫梟雄淵叢之毆豈細故哉

誠心於此則無所不至矣

而此其甘其苦其樂其憂其人之所不能及也

而字與楚本此思無所不至也

夫與其陰神而本實一也

固與舊婦除本歸而共人

其亦與曰觀神雖身竟然

論則夫此也

夫其德主此也

論公若若

吳吉士傳（附曾亨應等）

公諱爾壘字介子號以白石門人崇禎癸未進士改庶吉士是時闖賊已破西安獻賊亦破武昌已而渡河入晉國事益窳潰大學士范公景文薦公對德政殿問守禦策公請遣間使於西邊土司李魯祁三姓假之重職使起兵牽制賊鋒以待援兵未及行而京師陷依史閣部軍於揚州誓討賊遇同邑舉人祝公淵還鄉因與訣授佩刀斷一指令歸遺父母賊讐未雪誓不生還閣部令公招撫河南諸土寨擒勦自成僞署官辛苦跋涉於荆榛中聞維揚被圍

疾馳入見閣部相對痛哭城陷閣部死之公亦殉焉公嘗
撰輯死節諸人傳曰曰仁書傳有小序而各繫以古人曰
湛身曰焚曰炮烙曰炙曰自刎曰不食曰閉口曰雉經曰
扼吭曰立稿曰歿陣曰觸曰墜曰鳩曰烹曰鎚擊曰刺曰
幽曰凍曰疽發背曰慟哭總論之曰諸死者或假手於人
或憤激自裁或罵賊畢命身死主寤者有之身死敵懼者
有之身死家破者有之身死名榮者有之要與禽息鳥視
者遠矣於是爲之贊曰被犀甲操吳戈氣之雄騰天河驚
廣野捐愛戚志之洪頭匪恤我心赤我血碧長城雖壞白

虹貫日論者謂公之自道也公死有故人殮其屍而寄棺於佛寺寺燬於兵火棺亦燬焉其家函所寄指葬之揚州既陷南都遂不守吏部文選司主事曾公亨應同益藩起兵亦自斷爪指裹而瘞之謂子筠曰此身分殉君國此骨歸之泉壤筠亦時語人曰我一門已登鬼籙父子當同死王事及曾公被執並及筠顧謂筠曰勉之無自負筠曰諾於是父子同死曾公弟和應曰吾不死何以見吾兄於地下急奉其父故廣東布政使棟避之肇慶乃赴井死棟弟棊爲蒲圻知縣益爲貴州僉事皆死之人稱曾氏一門五

節曾公字子嘉崇禎七年進士臨汝人

汪有典曰嗚呼志士仁人所以砥礪於平時者其意氣豈不遠哉賀文忠父叔交先生人模樣書云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真節婦人做樣子則不難矣以故文忠若其訓而大節千秋與古之成仁取義者爭烈焉公之仁書亦倣此意而尤加切殆異於以標榜爲名高者矣

張侍郎傳

叅變雅堂本

公諱伯鯨字瀚伯江都人萬曆丙辰進士歷知會稽歸安
蘄三縣天啟中大計調補盧氏當是時大璫弄柄天憲王
爵由其喜怒冢宰修人子禮惟謹稍倔强者輒罹奇禍公
卒不少變以外艱歸崇禎二年服闋公初以不附璫朝夕
慮不測死無所名至是帝英斷磔璫如腐鼠門生義兒輩
畧盡公喜展布有地慨然以廓清內外爲已任誓一切不
避險難入爲戶部主事尋理延寧糧儲二鎮自黃甫川西
至寧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糧皆資內地鹵掠魚河則

餉道回遠年來中外多故蕭然煩費軍儲不供自賀蘭山
沿黃河至漢唐二集厯花馬池向所稱險固沃饒精兵勁
卒處今皆荒蕪鬻骸相枕殘黎僅可指數空城遠戍悲風
翔雪寒心消骨而已公䟽陳其狀爲通商惠工轉菽麥又
倣邊商中鹽遺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大盜起延
綏擢公兵備僉事轄榆林中路擊破賀思賢斬金翅鵬一
座城敗套寇於長樂堡七年晉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督總兵王承恩等分道擊破插漢部長及套寇於雙
山魚河二堡當是時公氣吞九塞謂五原克捷朝廷威嚴

卽內寇自靖其本謀也值內計論罷公還里念時事樞本
標末日益壞聖天子孤立無公忠憂國之臣僞君子真小
人相與釀成魚爛將遂不可措手嘗蘊憤意不樂或中夜
起遶牀徬徨嘆息聲達寢外十一年天子憂賊甚圖一舉
撲滅大治餉思公延寧功起家拜戶部侍郎督理楚餉熊
文燦撫事敗委勦餉不繼於公閣臣楊嗣昌出督師統鎮
帥左良玉等軍食壹於部給合計餉額歲三百八十萬而
嗣昌苛繞迂曲細已甚又復自用不能諮公畫良玉病不
能用衆多收羣盜亡命擄掠劇於賊怯戰養寇糜餉不可

明史作十
五年召爲
兵部左侍
郎明年攝
尙書事

計顧反謂縮餉公爲披籍乃更羨良玉慚然卒以文燦故
坐貶秩十六年入爲本部左侍郎改兵部尙書馮元颺在
告公掌部事召對萬歲山疾作中官扶出遂乞休明年聞
國變拊膺大慟曰使臣不得從皇上者疾爲之祟也昔臧
洪田疇以一介事辟命之主猶誓死必報況臣天子大臣
有不梟誅逆賊者曰何以瞑晝夜泣聞南都議迎立喜討
賊有王將赴行在表出師而形勢一變羣小肆於建業其
渠魁大憝至仇視先帝言義旗北向者禍不旋踵而且盡
撤江北之旅爲彎楚皖之弓公聞之抵几曰事無可爲矣

徒令先皇帝怪我久遲不死耳明年淮耗至公曰是吾死所也城陷兵衆至公冠服端坐大呼曰張侍郎今日明白死兵衆或唾曰都愛官爾獨愛死耶公怒突前奪其佩刀自剄死夫人韓子婦郝投井死子雅度謁選行都先受公指觀諸君所爲故獨不得死然厲志節不辱其父

汪有典曰嗚呼公之抗節也或謂出京聞變自經於途然黃岡杜濬客揚州與公子雅度交最久求作公傳先期齋沐肅拜盡禮召賓客歌舞爲壽極歡然後以情告其鄭重如此而濬謂至廣陵則王因圍因圍者公讀書處卽率其

夫人子婦同日死節處也爲之徘徊壯跋而不改以興哀
慮取笑於魂魄則公之正命於家必不誣矣予故以其言
爲定云

乙總兵傳（附馬應魁等）

叅堯峯文鈔

公諱邦才字奇山山東青州人崇禎時以隊長擊賊河南江北間總兵黃得功與賊戰霍山單騎逐賊陷淖中賊圍而射之馬斃得功徒步鬪天將暮僅餘二矢公適自別道馳還登高望見識其胄曰黃總兵也大呼復馳之賊散走得功乃得出公授以已馬分矢與之且戰且射殺追騎十餘人始得及其大軍得功自是知公語主將拔爲標下材官而是時有張衡者亦以驍敢名賊圍六安急提督馬士英救之始至斥其左右副將而號於諸軍曰誰爲乙邦才

張衡者入見兩人庭謁卽牒補副將以其兵授之曰爲我
入六安取知州狀來報兩人則應曰諾卽出簡壯士二百
夜趨賊營突貫賊陣而入周城而呼曰大軍至矣固守勿
懈城中人喜守益堅兩人促知州署狀復奪圍出賊大驚
已而知其邦才衡也皆止不敢逼旣得報竟不失一騎自
兵興之後潁六安霍山諸州縣數被寇公常在其間大小
十餘戰咸有功終退讓不自言福王時史公可法出督師
願得公與俱以總兵官駐揚州 大清兵至史公檄諸將
赴援獨都督劉肇基自白洋河至請乘 大兵未集背城

一戰史公持重乃分守北門發礮傷圍者已而城破率所部巷戰一軍盡沒公與副將馬應魁莊子固等皆死之應魁字守卿貴池人初爲小將巡村落間猝遇賊眾懼欲奔應魁大聲曰勿怖死死命也連發二矢殪賊賊卽退史公因按爲副總兵每戰披白甲大書盡忠報國四字於背至是戰死子固字憲伯遼東人年十三殺人亡命後從軍有功積官至參將史公用爲副總兵募壯士七百人以赤心報國爲號戰死同時死者副將樓挺江雲龍李豫叅將陶國祚許謹馮國用陳光玉李隆徐純仁遊擊李大忠孫開

忠都司姚懷龍解學曾等皆巷戰死肇基字鼎維遼東人
在有典曰嗚呼公貌僅及中人白哲坳準猿臂而蜂腰善
投壺本不知書而進止安雅敬禮士大夫嘗爲客置酒自
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和之已復置琵琶於膝注視客曰
邦才自出行間數受上方銀幣之賜致位大將所可報國
家者惟此身耳一旦有急拚此爲國家死矣卒踐其言偉
哉知書者何如哉

史外卷十八終